

闲庭晚茶

光阴倏忽，一晃便是六十春秋。褪去半生职场劳碌，俗世奔忙，退休后的日子，少了喧嚣多了闲暇。一杯清茶，一方斗室，整日里闲坐便回望来路，曾经执着追逐的，皆在岁月沉淀中悄然淡去。人至花甲，读懂人生真正的通透，从不是年少的意气风发，而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豁达。

年少入世，常被世俗标准裹挟前行，以为谋得个好职业，挣得不菲财富，便是人生最大的成功。我们把光鲜的履历、旁人的赞誉当成勋章，终日步履匆匆，在人情世故中辗转周旋。待到繁华落尽归于闲寂，这才恍然醒悟：人生最珍贵的馈赠，是四季三餐、安枕入眠，春日有亲友闲谈，寒冬有小酒暖身，便是世间顶级的福气。

半生执念，多半困于面子与人情。年轻时争高低、论短长，执着于与人光鲜体面，纠结于人后有否杂音，总盼着事事圆满。花甲之年回望过往，方明了人生本就不必取悦他人，放下虚荣执念，善待自己本心，便是最清醒的活法。

年少时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总把陪伴家

人、畅游山河的心愿，以“有空再说”的借口推托给未来的日子。终日忙于工作琐事，敷衍了朝夕陪伴的家庭温馨。直至步入晚年才懂得，逝去时光已不可能回头，没有永远的来日，只有珍重的当下。不必期待遥远的以后，珍惜眼前生活，善待身边至亲，不辜负每一寸光阴，与家人和睦相处，不厌其烦碎碎念，便是人生最好的修行。

年轻的时候，自带一股冲劲锋芒，凡事都要分出对错、争个胜负，殊不知，世事纷繁多变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，还有中间模糊地带。多少时候，赢了道理，输了情谊；争了对错，耗费身心。历经半生浮沉，终于学会退让与糊涂。这份忍耐，不是愚昧，是阅尽世事的通透；这份退让，不是怯懦，是宽容对待生活。待人留余地，处事不较真，心宽一寸，路宽一丈。

磕磕绊绊行走半生，慢慢洞悉世事百态。年少热衷广结人脉，以为通讯录满格、宾客满堂便是无限风光。历经风雨才知晓，人间情谊不在数量贵在真诚。人海往

花甲心境

黄良

来皆过客，世上不乏锦上添花者，雪中送炭者历来稀缺罕见。真正值得深交的，不是热闹的芸芸众生，而是知己三五的真挚。褪去场面应酬，留存真心相伴，便是余生最好的慰藉。

半生硬撑，终懂自在最珍贵。从前拼命攒钱、刻意铺排场面，用所谓的“大气仗义不吝啬”标准捆绑自己的人生，活在别人的评价中。老来方才领悟，生活终究是自己的，冷暖自知，得失自安。锦衣华服不及身心舒展，不必迎合世俗，不必取悦他人，饥寒自知，随心度日，随性生活，便是豁然开朗的人生状态。

所有的人生通透，终究归于惜身。年轻时体魄强健，便肆意透支健康，尽情熬夜奔波劳碌，总以为身体消耗透支又何妨？花甲之年方明白，健康是人生最厚重的底色。无病无灾，身心康健，静赏烟火、安度余生，便是守住了福气。



山村夜雨

林庆祖

午时刚过，天气变得燥热。太阳逐渐失去光彩，乌云堆积，西北方向偶尔传来低沉的闷雷声。龙眼树下的羊咩咩叫着。父亲说：“看这天，要下雨。”

果真，云层越积越厚，连成整片，将太阳遮得密不透风。树梢纹丝不动，仿佛天地都屏住了呼吸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与草木蒸腾的温热气息。远处山影愈发模糊，像一张被水墨润开的宣纸。我知道大雨将至，连忙把羊牵进圈，把老母鸡和一群鸡仔赶回笼中。诸事安顿妥当，只等风起雨来。

一阵狂风乍起，吹得龙眼树叶簌簌作响。转瞬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落，如同先头部队，敲在瓦面、枝叶、青石板上，声响清晰分明。不多时雨声汇成一片轰鸣，瓦楞间腾起团团白气，好似千军万马扬起的烟尘。泥土被雨点砸出细密小坑，晕开湿润的黄褐色。雨珠连绵敲打着瓦片，哗哗作响，像一曲奔腾热闹的圆舞曲。起初瓦当只滴零星水珠，片刻后檐角水流如注，尽数汇入檐下的排水沟。

原本朦胧的天幕霎时漆黑如墨，远山轮廓彻底隐去。雨幕里，远近人家亮起的灯火朦朦胧胧，门前路灯只剩一团巨大的光晕。天地收容，眼前唯有屋檐下这一方小小天地。

晚饭过后，雨势丝毫不见减弱。我随口道：“这雨怕是停不住了。”父亲答道：“你没听过夜雨沉冥吗？哪能说停就停。让你好好下，田里花生都蔫了，再无雨水，今年怕是歉收。”

“妈妈，这里漏雨啦！”儿子推开房门嚷嚷。原来是屋角瓦片破损，雨水顺着缝隙渗进来，洒湿好一大片墙角。我取来塑料脸盆接雨，雨滴落进盆里，起初如敲小鼓，积了半盆水后，又叮叮咚咚似敲铜锣。

雨不急不缓地下着。我倚在二楼阳台远眺，风雨斜斜扫过屋前龙眼树，吹得枝条左右摇晃。偶有一道闪电划破沉沉夜幕，短暂撕裂浓稠黑暗；电光消散后，天地又重回乌漆麻黑，万物隐没不见。

这间老屋是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的，后半部分屋顶铺瓦，前半部分覆长石板，如今四处都漏雨。兄长们都盖了新房搬去别处，我出嫁后，更是许久不曾在老屋留宿。老屋门窗全为木造，整夜声响不断，时而窗扇吱呀，时而木门咿咿呀呀晃动。忽然想起城里的雨，没有瓦当滴水的清响，没有湿润泥土的腥甜。

此刻山间的雨声，是久违的慰藉。它洗尽白日喧嚣，思绪忽而清明，忽而飘向远方，不由得想起蒋捷的词句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”“壮年听雨客舟中”。

看着儿子沉沉睡熟，倦意也慢慢袭来，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不知是哪家的公鸡在打鸣，和着狗的吠叫。侧耳一听，雨全无声息了，微光透进窗缝，我披衣下床，轻轻打开木窗，山影重现，远山比平时更苍翠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满鼻都是泥土与草木浸润后的清新气息。



吉祥物

马年，一位大龄剩女在办公桌上摆了一尊马形吉祥物，马身上还放着两只小象。

同事好奇询问，她羞赧解释：“图个吉利，马上有对象。”

某天领导路过看到，愣了愣，随口说道：“这不就是——对象马上跑吗？”

手机屏保

阿美一时兴起，把老公和孩子的合照设为手机屏保。

孩子好奇询问原因，阿美温柔说：“妈妈天天把手机握在手里，你就是我手心里的宝呀。”

一旁老公听完满心感动：“原来我也是你手心里的宝！”

阿美冷冷补刀：“想多了，我是时刻提醒你，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手心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)

旧物志

痴迷侨批

张东海

或物，越能博得人们的兴趣。寻寻觅觅，我终于淘到一件侨批是由南洋寄给泉州城内甲第巷粘某某的。商家标750元，我还价600元。他起初不同意，我说我不是收藏者，只是写文章参考，不卖的话，那下次结缘。晾了他三天，他终于发信息说“好吧”。我输入银行卡密码前，他在平台上修改了最新价格。

还有一位二商展示了他库藏的侨批，我问可否让我一二，他回不行，等有空整理后，得一整批“批发”。他甚至不给看侨批的全貌，说网上盗图太厉害。另有一位友善的卖家确信我收藏是为了研学的，主动把几件侨批清晰完整的秀给我看，并劝我说：“阿叔，这些都贵，你没必要买！”

一位自称88岁的收藏者，让我看一件1893年从印尼发出的侨批，我半信半疑，他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，不想收藏了才愿意低价出让。经过半个月的思想斗争，我以

尊老的姿态收下来。

我最新购人的一件侨批，是清光绪十六年(1890)从南邦(马来西亚)经过厦门苏锦源批局寄往普宁的，信中，二哥对家乡弟弟表达关爱之情，并寄上七大洋。这件银信的破残让我更觉其真实及价值感。信封及信件一看是被虫啃过的，有些字模糊不清，得靠猜。

“儿远客南洋，旅居安稳，起居平顺，万勿惹怀挂念。今附寄五十元，以奉堂上……”“婿漂泊南洋，与原配妻隔千山云水，经年睽违……”一封封侨批，跨越山海，令人牵肠挂肚。我又想起早年民间有种教人写信的《尺牍》，接地气，重礼仪，让普通人写信有章法可依、有温情可寄。

侨批是旧时光的缩影与印戳，它既凝聚着“爱拼敢赢”的思想精髓，又展现那个年代人情、义、信、善的人格精华。

我成“侨批”痴，当成心灵的自修，于收藏上浅尝辄止，不亦乐乎。

清洁工说，拉去烧了。哎，它注定与我无缘。

第二件比较完整，信是“不孝子”写给“母亲大人”的。我几乎没有还价就拿下了。朋友告诉我：“判断真伪，是个复杂的工程。两三百元的东西，你看起来舒服就行了。”

我一直想收藏那些封壳上写着“泉州西门外”“南门外”的侨批，高参们告诉我，闽南的侨批比潮汕的贵三四倍。一位专家给我看一件藏品照片，是新加坡寄往“泉州西门外杏后村路下……”的侨批，该有的信息皆齐全，令我垂涎三尺，但他说这件以及其他所有收藏的侨批，都已捐献给档案馆、侨批馆。

许多事情都有贴近性，越是身边的事

岂止是服务到胃

陈以手

默反驳：“不是不会用，是菜市场的服务实在卷得没边了！”上次买点五花肉包子，肉摊老板二话不说，把肉切成肥瘦相间的细丁，还附赠了一勺秘制调味粉；买鱼的时候更惊艳，摊主刮鳞、开膛、切片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全程不超过三分钟，临走还叮嘱我“鱼片要用淀粉抓一下更嫩”。谁拎着这些“半成品”回家不心花怒放？想到买菜时间直接砍半就开心，只需要简单处理，一顿丰盛的饭菜就能轻松搞定。

有种“服务到胃”的体验，在餐饮行业被做得着实出彩。那次朋友聚餐，一进包间，桌上的精致摆盘超出我的预期：每人面前摆着三个小碗，分别装着鲜切刺身、现剥虾仁、花胶鸡汤，连鱼刺都被提前挑干净了，虾线也抽掉了。朋友笑着说：“今天让大家体验‘动嘴就餐’，不用怎么动手，直接动嘴就行！”大家捧着小碗大快朵颐，满心都是实打实的惬意。旁边的朋友打趣道：“这贴心服务已经

‘犯规’，双手几乎是带薪休假了！”

生活里的各种“超纲服务”，早就体现在各个角落。楼下水果店老板，挑榴莲比选对象还认真，不仅帮你选皮薄籽小的“报恩榴莲”，还主动剥好皮，递到你手里的是一盒盒静卧的果肉；奶茶店员总记得你少糖少冰的习惯，偶尔还会多加一勺珍珠；平时买菜帮你择净，买玉米帮你刮粒，买板栗帮你剥壳，买甘蔗帮你削节，甚至买鸡肉、鸭肉都能当场表演“骨肉分离”大法。原来真正的贴心，是把琐事做成理所当然的周全。

有人担忧，现在的服务如此“惯着”，迟早把大家惯成“四体不勤”的懒人。这些看似“多余”的服务，其实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体现，

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传递。摊主帮着削皮，不是担心顾客不会用刀，而是想让你在琐事上少花工夫；人家记得你的口味，不是因为他们记性好，而是想让你感受被重视的幸福。

这些服务到位的瞬间，就像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虽然微小，却能给人带来温暖和感动。这些服务不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、更舒适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善意与美好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每个人都在忙碌地穿梭奔忙，而这些贴心的服务，就像一剂剂治愈良药，悄然消解了我们的疲惫和烦恼。

说到底，服务的本质不是惯着谁，而是善待谁。当他人愿意为我们多花一些心思，多付出一份努力，便让这个世界的善意与美好，多一些人情。我们在尽享便捷与妥帖时，更应常怀一份感恩、多添一份体谅。唯有双向的善意流转、彼此的心意呼应，才会让服务到位的体恤化作心底的暖流，沉淀为直抵心扉的感动。



又见凤凰花

张族浩

红了，红得不可收拾，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，窝在参天大树上，壁栗剥落燃烧着，一路烧过去，把那湛蓝的天也熏红了。”张爱玲的文字是冷的，写起凤凰花来却有了灼人的温度，想来她曾在某个南方的夏日，被这满树的红震撼过。

早年读大学的时候，凤凰花是校园里最盛的一道风景。每年的六月，那一树一树的凤凰花便如约绽放。此时花开正盛，金色的阳光与凤凰花的红火交织在一起，一度是我最喜欢的绚丽颜色。

有人说，每朵花都有梦，绽放时，便成了世间最美的诗。远远望去，凤凰木整棵树仿佛披了满身的红绸，风一吹，那些细碎的羽叶轻轻摇曳，衬着那一树的红，竟真有了几分“叶如飞凰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”的意味。

但当离歌在校园的角落里隐隐响起，毕业季的凤凰花，却红得令人惆怅，充满淡淡的忧伤，因为它送走的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岁月。四年时光，恍如一梦。大一

的时候只觉得这凤凰花真好看，红得热烈，红得张扬，像极了十八九岁无所畏惧的心。

大四的夏天，同一排树下，我们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，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。凤凰花开得再盛，也拦不住离别。那些在树下静思苦读的身影、奔赴课堂的步履、球场驰骋的姿态、并肩相拥的模样、欢声笑语的瞬间……都被这满树繁花一一见证，也被一一送走。

毕业后，我在泉州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起初的几年，每到五六月，我还会下意识寻找凤凰花的身影，仿佛一份隐秘的牵绊。后来渐渐习惯了泉州这座古城的节奏，也渐渐习惯了另一种看待凤凰花的方式。

泉州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千年古城，仿佛一切都是慢慢悠悠、安安静静。而凤凰花的红，恰恰给这座古城添了明亮热烈的一笔。初夏时节，开元寺东西塔下、洛阳桥的桥头、中山公园的入口处、花巷的尽头、红砖古厝旁、公园的草坪边、校园的道路上、小区的中庭里……总有一两棵凤凰树探出头，开得如火如荼。当火红的花朵次第



(CFP图)

如果说，南方的春天是被木棉花点燃的，那夏天则是被凤凰花灼热的。

当初夏的风携着温润的暖意漫过，泉州的街巷角落，便渐渐被一种惊心动魄的红所浸染。它们一丛一丛地簇拥在枝头，色彩艳丽夺目，像一团团烈焰，又像一朵朵升腾的霞霞，让城市的风景瞬间鲜活起来。

偶然读到张爱玲的《倾城之恋》，心里就有了共鸣：“你看那种树，是南边的特产。英国人叫它‘野火树’……它是红得不能再